

# 李长之文集

第三卷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第一卷 社会与文化（迎中国的文艺复兴·孔子的故事·论文）

第二卷 鲁迅及现代文学研究（鲁迅批判·论文）

第三卷 文艺理论（批评精神·苦雾集·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·梦雨集·论文）

第四卷 书评

第五卷 中国文学史略稿

第六卷 古典文学研究（上）（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·司马迁人格及风格·韩愈·陶渊明传论）

第七卷 古典文学研究（下）（诗经试译·论文）

第八卷 诗歌·童话·散文

第九卷 西方文化研究（上）（北欧文学·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·歌德童话·席勒剧作·德诗选译）

第十卷 西方文化研究（下）（西洋哲学·波兰兴亡鉴·德国的古典精神·译述）

李長之文集

第二卷

啓功題籤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李长之文集. 第2卷 / 李长之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434-6312-1

I. 李... II. 李... III. 李长之 (1910~1978) --  
全集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0731 号



◎ 李长之先生全家照

# 鲁迅和嵇康

李长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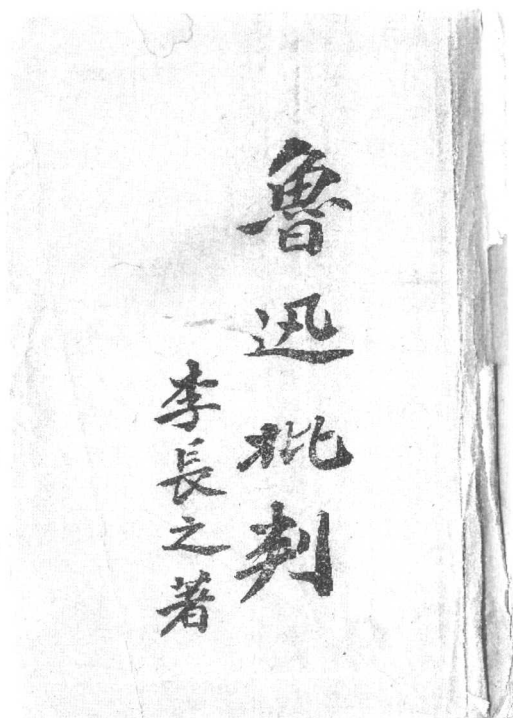
19~~40~~<sup>40</sup>年，郭沫若先生写过一篇“鲁迅与鲁迅”；1947年，许寿棠先生写过一篇“鲁迅和鲁迅”；——这对于恭捧鲁迅和古典文字遗产的继承关系上都是饶有意义的。很久以来，我却想写一篇“鲁迅和嵇康”，这是因为，在我看来，鲁迅对嵇康并未爱好，嵇康和鲁迅在思想上以及在风格上又有那末些相似之处，恭捧恭捧是<sup>尤其</sup>值得<sup>吧</sup>的。

现在是1956年，鲁迅先生逝世已二十年了，他那心爱的“嵇康集”——经过县文丛刊所手钞手校的“嵇康集”新印出版了，这是鲁迅先生的<sup>出</sup>字<sup>出</sup>，也是<sup>出</sup>做好鲁迅先生的人的<sup>出</sup>，书又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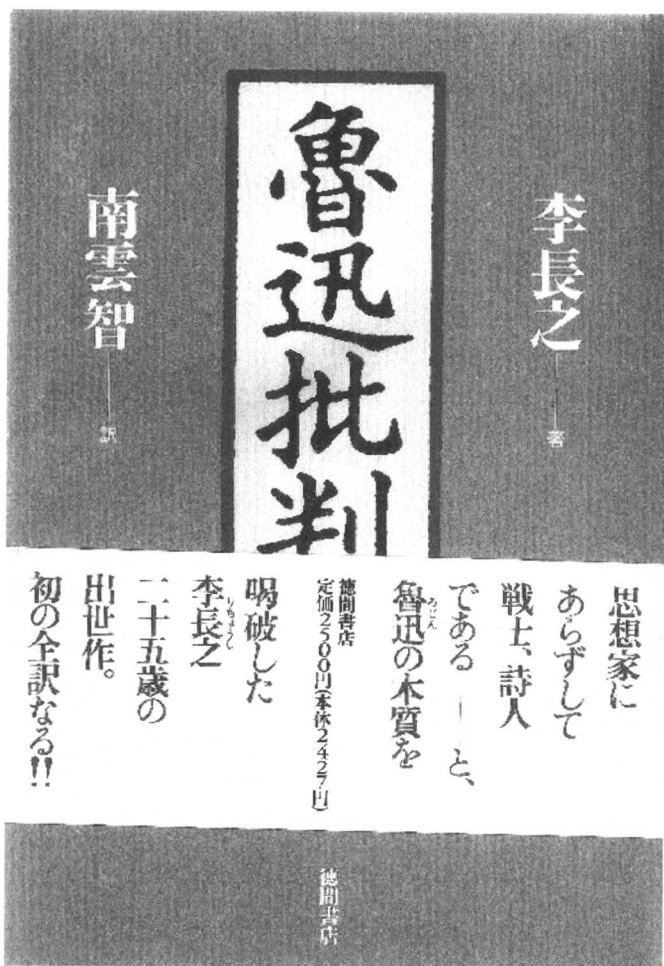
◎ 李长之先生手迹



◎ 《鲁迅批判》初版封面 北新书局版



◎ 《鲁迅批判》封面 商务印书馆第三版



◎ 《鲁迅批判》封面及腰封 [日] 徳间书店版

# 目 录

## 鲁迅批判

- 3 三版题记  
5 序  
7 一 导言：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  
11 二 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  
36 三 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  
36 I 鲁迅创作之一般的考察及鲁迅创作中之最完整的艺术  
44 II 《阿Q正传》之艺术价值的新估  
52 III 鲁迅作品中的抒情成分  
62 IV 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  
67 四 鲁迅之杂感文  
88 五 总结：诗人和战士的鲁迅，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 
105 后 记

## 论 文

- 119 鲁 迅  
125 读《鲁迅在广东》  
126 《阿Q正传》之新评价  
139 《三闲集》  
——鲁迅最近的杂感散文集  
141 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  
——两地书  
144 鲁迅《伪自由书》



- 145 鲁迅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  
——鲁迅批判之五
- 149 《热风》以前之鲁迅  
——鲁迅批判之七
- 158 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  
——鲁迅批判之十
- 181 杂谈批评
- 182 哀鲁迅先生
- 184 鲁迅和我们  
——在北平师大鲁迅纪念会上讲
- 187 鲁迅在文艺批评工作上的启示  
——十月二十日在中法大学讲演稿
- 196 关于鲁迅
- 197 《鲁迅批判》的自我批判  
——为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作
- 204 附录：保卫鲁迅先生  
——李长之的《〈鲁迅批判〉的自我批判》读后感
- 209 关于《保卫鲁迅先生》  
——答李蕤先生
- 211 鲁迅先生和杂文  
——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
- 216 鲁迅对文艺批评的期待
- 220 鲁迅美学思想初探
- 231 文学史家的鲁迅
- 265 鲁迅和嵇康
- 271 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  
——《最后的幸福》之新评价
- 299 论茅盾的三部曲
- 321 纪念刘半农先生
- 323 一年来的中国文艺
- 333 许钦文论

- 347 | 谈胡适之  
    ——由其诗可见其人
- 358 | 送老舍和曹禺
- 362 | 从几个角度看今日新诗
- 364 | 杂忆佩弦先生
- 370 | 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文艺动态的几个考察
- 382 | 忆老舍

# 鲁迅批判

---



## 三版题记

本书的写成是在二十四年，初版是在二十五年。初版后不到一年，鲁迅先生就逝世了。

鲁迅先生是看见过付印之前的稿样的，他很帮忙，曾经订正过其中的著作时日，并曾寄赠过一张近照。那张照片的大小是像明信片样的，从背面看，见出是自一张硬纸上揭下的，我曾让书局照了原来的大小，印在书面上。

现在计算完稿之时，已经七八年了，照理讲，应该有一些修订。而且，照“世故”的看法，在人的生前，是不容易作定论的，因为在人的生前，怕有所得罪，不免做作一些违心之论的恭维，在人死后，就比较地可以坦率了。然而在成都没有感觉这种必要。我在本书初版时的序上就说过：“我的用意是简单的，只在尽力之所能，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，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，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，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”。这态度，我一直没有变。因为求真，我在任何时都没有顾忌，说好是真说好，说坏是真说坏，所以事后既不会反悔，人死也不会让我的论断变更。我向来是最讨厌橡皮的，错就是错了，何必再擦掉？因此，这回的重印《鲁迅批判》，也仍然一字不改。我觉得唯一遗憾的，只是我在书中提到了鲁迅生命之将近结束，不幸成了讖语。

原先倒是打算找一部《鲁迅全集》来，好把引用的页数一律改注为全集本，可是现在那书价是太可观，有一家书店竟索价七千元，实在让我不敢问津；我也知道有的人收藏着这样的书，可是大都自己不看，也不出借，恪遵藏书是为的束之高阁而不是为用的那遗法，我也只好再不敢妄想了。

另外是，我颇想把原书扩大，后来却终于想到这将失掉了原来的面目，不如将来另写一部《鲁迅再批判》吧。我打算一有兴致时就动笔。

本书出版后，在国内没有什么大反响，这是料到的。因为我对于鲁迅的好坏都提到，这便使只觉得好（好成一个偶像）或者只觉得坏（坏到死后还有余辜）的人所失望的。注意这部书的倒是我们的敌人，在出版不久，日本的《中国文学研究》上，有大半本的篇幅是介绍这部书，每一章节都有提要，连后记中所说根据宏保耳特的方法论处也没遗漏，——或者是因为敌人太笨之故了吧。北平沦陷后，有一个杂志上曾发表过敌人所查禁的书单，这书却也即是其中之一。

本书原由北新出版，但一出世，我就发觉了书店老板所加给的戕害了。第一是我原先说定书皮上的鲁迅像片在书内也印一张的，可是他没有印，书的目次上却只留有一个“鲁迅先生近影”的空头支票。我本说像片制版后就寄还的，但后来也并无下落。第二是我曾把鲁迅给我的信的一张寄给书局，也想制版，所以目次上也有一条是“鲁迅先生手迹”。结果手迹也不见，又留下一个空头支票，——原信也一并不见踪影了。至于书出版后，所给的版税就更苛了，只给了五十几元，只算过一次，以后再没算过。但是我也有一点满意的，就是书的封面是依了我的设计，书中的页数，是依我的提议，注在下方，这像德国书，我是爱德国书的。

这书出版的次年，我经过香港，书店里摆着的已经是二版。这就是我现在所谓三版的根据。到了内地来，起初还在昆明和成都偶而看见几本，后来也转眼不见了，现在我根据了作为三版付印的，乃是我小弟弟在旧书摊上费了超过原书双倍的价钱（那时书籍还无所谓加价）给买下的，书脊已经破烂了。我自己又保存了好几年，我几次看见有的杂志（如《七月》）上征求此书，我便装没听见，因为我自己止此一本，确有点吝惜了。

虽然经过了七八年的时光，但我对于系统的批评鲁迅的书的期待，却终于让我很失望。有些册子，都是纂辑别人的，有些册子，就似乎只像炒陈饭一样，只是一种排比鲁迅原文的工作，因此，我便更鼓了勇气，把这小书重排付印出来了。但愿这次出版不久，就有更好的批评可以代替它。

三十二年三月三日长之记于成都旅次

## 序

这篇文章之要写，已是去年春天的事了。当时中国的作家论还不盛行，书局或杂志的编辑也还没以这为轰动读者耳目的号召，我忽然打算就中国几个在青年的印象上顶深的作家，一一加以批评起来，其中当然有鲁迅。我的用意是简单的，只在尽力之所能，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，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，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，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。可是并没能如愿。这，一则是，我首先写出的，乃是一篇关于茅盾的文章，而关于茅盾的那篇文章，却颇使我扫兴，原先是在我对于《文学季刊》还有兴致时动笔的，可是草就的时候，就逢巧巴金先生自发表了批评文字可以包花生米的论调以后，便妄测我在报上有文字攻击他了，终日疑神疑鬼，并唆使他的一群神经过敏而又热诚的朋友们来以明枪暗箭相压迫了，间接的则有那批仰承小刊物编辑的鼻息的稿匠，以为骂我的稿子是容易登的，于是也以我作了开心的目标。可是那举动总是嗡嗡的，像蚊虫，并不大。而且只志在给人以不舒服，所以我没大理会。可是这余波继续地扩张下去，到现在还没有完，——虽然力量是更小了。话要说回去，在当时那种空气中，我是不愿意在人所不欢迎的刊物上发表东西的，我虽然写出东西愿意给人看，然而我不能因此颀然地委屈我的人格，所以我就把稿件追回来了，对于《文学季刊》也索性躲开。后来因为《现代》杂志索稿，便寄往《现代》了，刚要登，杂志是倒了，又据说我的稿子被扣，真假不知道，总之，是三问两问，越发渺茫了，四万多字的篇幅，三五夜的心血，只因为没钱雇人重抄，便自己再也见不到只字了。因为这，我懒得写类似的文章。同时，作家论的调子已经太滥，而且大抵是有作用的，照了我对热闹往往是远开的原则，就把兴趣移往别处了。现在再要写，却极其偶然，只是我借来的许多鲁迅的以及关于鲁迅的书，朋友要索回了，于是赶紧完成这件工作。

说不定因此，又会把其余的作家，也陆续论一论呢。这无非是闲话。以闲话为序，序完。

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长之记



## 一 导言：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

—

环境没有影响，这句话我不信；正如环境有绝对的决定的力量我也不信然。可是环境以外还有什么力量是决定着呢？这是我不容易马上叫出名目来的，虽然我仿佛依稀觉得。

反正事情是够奇异的了，我们看康德和歌德吧，还有高尔基。康德在他固陋的库恩希勃哥（Königsberg）小城里，脚步没出过家门，经济是不充裕的，身体是被肺病和胃病侵蚀着，从作学生起到作教授止的所依靠的不过是藏书不满五万册的大学，在这里，哪一件是便于产生一个大学者的？可是竟没限制了康德的产生。仿佛偏要产生康德。歌德吧，死于一八三二，活了八十三岁的高龄，在他死的前一年，他完成了《浮士德》，他之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就像专负了这个使命似的，使命完了，他才去了。至于高尔基，他一生里不知道有多少机会，都使他可以不上文学的道路，他很可以作鞋匠，作看护，作工人，然而他不，仿佛终有他真正的归宿，所有前此的曲折迂回，不过是他的准备，却使他到了真正自己的工作更方便些而已。

不错，他们反映着社会的要求；不错，他们的口和笔，是各时代里几千万人的心迹和呼声。然而，这使命为什么独独让他们担承了去？而且，为什么在他们之完成其使命上，环境就予以方便，不顺利也顺利起来？这秘密仿佛只隔一层纸。可是我不容易马上叫出名目。

在这种似乎神秘的意味之下，我们又见到鲁迅。他学过医，可是终于弄到文学上来了；他身从小康之家而堕入困顿，他生长于代表着中国一般的执拗的农民性的鲁镇，这似乎都是偶然的，然而这却在在影响了、形成了他的思想、性格，和文艺作品。